

歷史與空間

大器不恨晚成

齊白石先生印象

左文

1951年中央文史研究館成立伊始，87歲的耄耋老人齊白石先生即被聘為館員，成為了中央文史研究館最早的館員之一，這是齊白石先生晚年獲得的無數榮譽當中又一項重要榮譽。

中國書畫界普遍認為，如果齊白石只活到六十歲，那麼中國藝術史上將不會這麼鄭重其事地記錄下他的名字。齊白石先生也認為，自己七十歲前後的畫「方可一看」。於是，世人往往將齊白石當作大器晚成的典型事例。其實，有志不在年高，大器不恨晚成。

50多歲時，齊白石確實是「識者甚寡」。當年他在北京每幅畫僅售兩塊銀元，而他的學八大山人冷逸風格的畫，以低於一般畫家一半的售價仍無人問津，造成這一窘境的最主要原因，是「畫法太似、太拘謹」。

陳師曾1917年在其《借山圖》上題詩，勸這位53歲的朋友「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齊白石由此洞悉「大筆墨之畫難得形繪，纖細筆墨之畫難得傳神」的繪畫之理，悟出了「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的作畫之道，終於在55歲時決心「變法」，最終成功開創了全新畫風。

齊白石曾說：「青籐(徐渭)、雪個(八大山人)、大濂子(石濤)之畫，能橫塗縱抹，余心極服之。」在他所欣賞、推崇的這些畫家中，無一例外都屬於反對成規而能別開生面者。實際上，放眼古今中外，凡在美術史上或者藝術史上有所建樹者，無不標新立異。

齊白石晚年極力倡導求新求變的藝術創作，他曾對弟子婁師白說：「書畫之事不要滿足一時成就，要一變百變，才能獨具一格。」而齊白石的衰年變法之所以難能可貴，是因為他還面臨着難以想像的風險。眾所周知，對於藝術創作而言，模仿趨同易，創新求變難。當年齊白石如果不變法，尚能養家糊口，但倘若變法不成功，就有「餓死」的危險。所以他在決定變法時曾不無悲壯地宣告：「即餓死京華，公等勿憐。」

齊白石之所以能從卑微老農躍升為中國畫大師，均拜這次冒險變法成功所賜。這位由湘中農村走出來的文人畫家，毅然拋卻了傳統文人畫的隱逸出世觀念，把鄉土的氣息、農民的氣質和大自然的清新非常貼切地融入畫作之中。齊白石筆下的花鳥蟲魚、山水人物，無一不美，無一不新，為現代中國繪畫史創造了一個質樸動人的藝術世界，也以經典的筆墨意趣成功傳達了中國畫的現代藝術精神。正如林木先

生在《齊白石衰年變法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齊白石與生俱來的那種不分雅俗、不分套路、不分品種、不分宗派，任其高興、廣擷博取幾無邊際的藝術天性，和他那種為豐富而細膩的情感從此像火山噴發般釋放出來，這種平民意趣與文人意識的奇特組合，這種本於天性的個人創造與時代審美思潮的精彩協調，使齊白石的成名成為時代必然。」

齊白石最大的成功之處，在於他的雅俗共賞。他是如此的陽春白雪，他的畫愈來愈變得奇貨可居，尤其是在當今藝術品拍賣市場上，齊白石變得日益顯赫：截至2009年9月底，其作品已成交7,902件，總成交額29億元餘，在各類畫家中遙遙領先。2011年，齊白石的最大尺幅作品《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被拍出4.255億元人民幣的天價；他又是如下的下里巴人，他可能是作品進入億萬普通中國老百姓家最多的畫家。時至今日，我們可以時常從熱水瓶壁、洗臉盆底、搪瓷缸上看到他創作的那些鄉土題材的畫作。可以說從來沒有哪個畫家像齊白石這樣家喻戶曉——這是最大成功，也是真正的成功。

齊白石晚年的成功，無疑會令無數同道中人心生羨慕。其實，正如佛說人人皆可成佛，但並非人人都成了佛一樣，從理論上講，人人皆可成為齊白石，但結果是並非人人都成為了齊白石。如前所言，除了天資天賦和後天勤奮常人難以企及之外，齊白石的「寂寞之道」恐怕也會嚇退一些人。齊白石將繪畫視為「寂寞之道」，而非「發財之道」，這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條和成功的秘訣。在1920年到1929年的10年間，齊白石以難以想像的定力，閉門謝客，潛心摸索，癡心創作，作畫萬餘幅，刻印3,000多枚，終於找到一條適合自己才秉、氣質和學養的藝術道路，有齊白石自己的詩為證：「掃除凡格總難能，十載關門始變更。」

58歲時，陳師曾攜中國畫家作品東渡日本參加《中日聯合繪畫展》，齊白石的畫一舉成名，轟動一時，其作品選入巴黎藝術展覽會。從此，齊白石開始名重天下。

縱觀齊白石的成長經歷，我們發現，他的大器晚成其實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的家庭出身和幼年成長環境，注定了他不會做張愛玲「出名要趁早」這樣的夢；而他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內憂外患的時局，也沒有為他提供讓他少年得志的條件。他只得老老實實當他的「芝麻工匠」，最多也就是當一名生意較好的「芝麻匠」而已。因此，主觀動因和客觀條件都注定了齊白石只有通過自己漫長的不懈努力，方能成就大器。



齊白石的畫作譽滿天下。

網上圖片

字裡行間

黃仲鳴

不要害怕金庸

少年時代看所謂「新派武俠小說」，心中有一把尺，把金庸排在第一位，梁羽生雖開風氣之先，但只看了他的《七劍下天山》、《白髮魔女傳》、《大唐游俠傳》寥寥幾部外，即再無繼續追捧，仍把他排第二位。台灣葉洪生在《武俠小說談藝錄》中說，梁羽生的不算「新」，蓋從楔子、回目、筆法無一不「舊」。

只不過，在當年大陸全面禁止武俠小說，而香港又盛行「廣派」，梁羽生一出，自然令人耳目一新；加上金庸強勢出擊，「新派武俠小說」才成「派」而已。而「廣派」，因一眾作家由穗來港，創作不輟，我遂呼之為「粵港派」，勁將如我是山人，在金庸初辦《明報》時，仍邀他撰寫「舊派」技擊小說。

姑勿論如何，自從梁興起，香港武俠作家即如雨後春筍，崛起無數，如歸風、牟松庭、江一明、毛天、石沖、楊劍豪、金峰、唐斐、林夢、風雨樓主、何劍奇、避秦樓主、高峰等。這龐大的隊伍，幾經江湖風雨，著作湮沒，作者湮沒，多已不可考矣。其中的高峰，他的作品我卻喜愛甚。高峰學養不及梁羽生，但行文清爽，不矯揉造作，有一氣呵成之勢，就憑這優點吸引了很多讀者。可惜流傳不廣。從娛樂的角度來說，高著在香港武俠小說史中，當可佔一席。

葉洪生在大著中如此評高峰：「觀其《高原奇俠傳》、《蟠龍劍客傳》、《五獄豪俠傳》諸作，文情不俗……」至於其餘諸家，他說：「……如專寫女俠傳奇的江一明，以及風雨樓主、避秦樓主、石沖等，俱乏善可陳。」可見葉洪生對高峰仍「看高一線」。這見解和我可算是「同志」。

倪匡曾強調，世上已有了金庸，誰可與爭鋒？他原想金庸做不成，能攀上第二流亦佳。誰知他看了古龍，即絕了寫武俠小說的念頭。自執教鞭後，學生知我嗜金庸，遊日者購贈日譯版，遊韓者送韓版為手信，也不理老師是否看得懂；而英譯早已有之了。可見金著之巴閉。

前時，我在此欄曾引有論者言：百年一金庸，要勝過金庸，要打破金庸所創下的神話，實在難以登天。那末，武俠小說是否已到了作者止步、不敢問津的地步？我的答案是，武俠小說只是一個框架，可庸俗、可低賤、可通俗、可高雅，問題是怎樣寫，怎樣去賦予新的內容。上引的一班作者，要勝過金庸者，應該是零。

倪匡自認不及金庸、古龍，所以封筆。其實，他的武俠多是電影劇本改編過來，亦沒甚看頭。我任職雜誌社時，一直想搞個武俠小說專輯，希望將武俠小說提到一些所謂純文學雜誌所不敢、所不願刊登的文類。可惜，好作品難求，專輯難成。或者，金庸這塊璞玉，確嚇空了一些有才華的武俠小說作者吧？其實，何必害怕呢！翹首以待新星出現。

作者提供



日文版金著，封面甚佳。

紫玉簫·採石磯懷李白

飛閣流雲，閒枝辭葉，綺音清管難憑。穿花綴錦，正舸分重浪，犁破新晴。遠浦飄雪，聞不得、荻子初鳴。休歸去，依稀石痕，更有危亭。
思來半卷殘句，偕冷夜吟蛩，病樹雛鶯。奇情浸腕，是江村、無了苦歲窮生。薄霧晨曉，爭待得、太白孤星。攜多少，醒草絢葩，綠語秋聲。

拋膽龍沙，滄縵鹹海，細吟相伴駝鈴。狼毫飽蘸，若上陽台上，摩寫丹青。雪雨關堞，熏望眼、半嶺山英。離離草，留痕枕邊，一字刀橫。
長安玉水難浣，誰照影欄杆，倚濕香屏。梁園句老，小風寒、辜負十里華燈。秣陵巴楚，安可問、漫卷霜旌。心重讀、空引壯懷，說與君聽。

天外江來，舷頭風走，峻巖啼鳥多情。慇懃碎語，道渚南灘北，當夜曾驚。墨宇雲裂，颯激濤、亂水爭明。鯤鵬墜，扶桑斷衿，擊浪如烹。
先生笑矣噴涕，羞抱月凌霄，燦古遺名。金樽不予，憾兮哉、胡那解得伶仃。掏覆呈醉，挈彩霓、展袖騎鯨。憐徒有、三闖素辭，夢寄長庚。

詩詞儂情

詩詩錄

蒲繼剛

四月

四月，是清明、穀雨的季節；四月，是桃花吐蕊，櫻花含笑，杏花滿天飛的季節。四月的襄陽，各種樹木、花卉開得正艷。艷陽剛剛過去，春雨悄悄來臨。鳥語花香，青翠滿地，四月的襄陽，披紅戴綠，嫵媚動人。

而現在，風，起了；雨，輕柔地來了。四月的襄陽被風雨阻隔了腳步，似乎是想讓這春天的腳步走得慢一些。這春天的日子裡，心緒寧靜，閒暇時節，正好春眠。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雨簾潺潺，春意瀟瀟，聽着樹上的鳥啼，忽然就想起韋莊的「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

那是五代時期，經過盛唐的輝煌，卻迎來五代的混亂。生於長安附近的韋莊來到江南，寫下了《菩薩蠻》：「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遷鄉，遷鄉須斷腸。」

朦朧睡意中，似乎韋莊在輕輕細語訴說：在四月，在江南，碧綠的春水勝過了藍天，臥在畫船上聽瀟瀟暮雨獨灑江天，詩人開始枕着雨滴入眠。那是四月的季節。酒坊當壚沽酒的女子，如月亮般美麗，撩袖盛酒，露出的肌膚如同凝霜，如同白雪。這江南四月的女子呵，多情而柔美。於是，在這人間的四月天，在這天堂勝景中，詩人美不勝收，陶醉了。好客而多情的江南人，說着嫵媚動人的江南吳語，也勸韋莊留下來。這是多美麗的地方啊，江南人告訴韋莊，不要在老之前回到故鄉，因為你的故鄉正在經歷戰亂，不然回到家鄉後會悔斷腸的……

韋莊先後經歷了黃巢起義和藩鎮混戰，四處漂泊，來到江南後，當然更喜愛江南，珍惜江南人的情懷。因為江南的四月，迷住了他的雙眼，撥動了他心靈的琴弦，要不，他怎能寫出「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的詩句呢。

櫻花依舊搖曳，桃花依舊飄飛。四月搖搖晃晃，四月的思緒瘋長。而英國詩人托馬斯·艾略特卻寫道：「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

荒地上/長着丁香，把回憶和慾望/參合在一起，又讓春雨/催促那些遲鈍的根芽……」面對花紅柳綠，人間勝景，托馬斯·艾略特卻詛咒四月。四月是殘酷的季節嗎？有人說托馬斯·艾略特善於把自己藏匿在詩句背後，不斷變換面具和語氣。荒地後面的丁香花，是否就是托馬斯·艾略特把自己藏匿在詩句背後的面具呢？

面對飛短流長，四月微笑不語。四月嫵媚而多情，四月，走向春天的深處，深紅淺綠。一陣風吹過來，四月的櫻花雨飄落一身一地，四月的草地上已是歡聲笑語。

櫻花已經開敗了，杏花也已經飄落一地，而桃花卻正在怒放。江南短促，四月短促，花期短促，真是紅顏易失呵。這些美麗的櫻花、杏花，如同遲暮的美人，一地飄散。他們是否就是四月的宿命……雨停了，睡意全消，走出房間，遠處有人在用手機聽歌：「前生你是桃花一片，紅塵中將寂寞開滿……」

四月裡有寂寞嗎？四月裡飄灑的片片桃花，落紅成陣。還有黛玉般的女子來到桃花樹下，傷春葬花嗎？現在的女子物質而又媚俗，早已不懂傷春葬花的故事，怎知道孤苦，怎知道姘紫嫣紅的春光中還有傷感的心，孤高而憤俗。黛玉的風骨已經成為四月裡的精靈，只是不可輕易尋覓。

而唐朝詩人杜牧走進已經衰敗的金谷園中，春風拂柳，落紅成陣，他卻不禁寫下：「日暮東風啼血鳥，落花猶似逐樓人。」金谷園中，昨日繁華；石崇豪富，綠珠美艷；然命運弄人，豪富石崇成階下囚，美人綠珠似飄落的桃花，香消玉殞。所謂繁華富貴，不過雲煙過眼。一片片惹人感傷的落花又映入詩人的眼簾，那是四月裡落紅成陣的片片桃花嗎？此情此景，詩人的心怎能平靜，四月的春光裡也有如此慘烈的故事。

然而，四月終將過去，四月的粉紅與青翠都留不住或溫柔或燦爛或激烈或激越的故事。四月終將走向五月，結出青澀的果子……

古典瞬間

青絲

錢謙益的悔恨

在一些現代讀者眼中，柳如是的名頭要比錢謙益更為響亮，人們在記住這位色藝雙絕名妓的同時，才順帶了解了錢謙益這個人。其實，對於作為東林黨魁、虞山詩派首領的錢謙益來說，這就有點倒因為果了。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江蘇常熟人，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因文才詩名享譽東南，是虞山詩派的領袖人物。在明末以諷議朝政著名，令士人紛紛響應依附的東林黨中，錢謙益也是首腦之一。他與秦淮名妓柳如是因相互借才而結合的姻緣，也成為當時流傳的一段美事。

和許多士人一樣，錢謙益也出脫不了功名的窠臼，對於仕宦非常熱衷。崇禎朝初，魏忠賢一黨失勢，熹宗朝不受重用，被排斥許久的錢謙益懷著入閣主政的希望入京，結果大失所望。明亡時，與東林黨對立的馬士英、阮大鍼擁立福王在南京建立了南明政權，錢謙益前往投靠，被任命為禮部尚書。《明季北略》裡將錢謙益的這一仕進過程描述得非常不堪：為了討好阮大鍼，錢謙益在家中設宴，讓小妾柳如是陪酒。阮大鍼送給柳如是一頂價值千金的珠冠，錢謙益讓柳如是換坐到阮大鍼的旁邊，以討歡心。《南明野史》中說，錢謙益本來覬覦的是首輔一職，但掌管大權的馬士英對他頗多疑忌，最後沒有讓他得手。在功名利祿面前，向來以品性清高自居的錢謙益，其行為和思想是相悖離的。這種矛盾的心態，在他的一生裡貫穿始終。

1645年，清軍兵圍南京，柳如是勸守城的錢謙益自殺殉國，被拒絕。錢謙益開門迎降的時候，柳如是曾頭插野雞毛，作昭君出塞狀，隱喻自己從此淪落番邦異族。而錢謙益的表現則截然相反。清代筆記《柳南隨筆》裡，記載了歸降之後被授官禮部侍郎的錢謙益送給豫親王多鐸的一份禮物單：「流金銀盃、法琅銀盃各一具，蟠龍玉杯、宋製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進，法琅鶴杯、銀鑲鶴杯各一對，宣德宮扇、真金川扇、弋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宮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而且，錢謙益親自捧着禮物送到豫王府，並跪在階下陳詞。「王為色動，禮接甚歡」，看到錢謙益的歸順態度很誠懇，多鐸很愉快地收下了禮物。

降清後不久，在現實與傳統道德中掙扎、備受煎熬的錢謙益後悔了，他告病歸里，於暗中支持反清活動，並屢屢在詩文中抒發反清復國的心願，以求獲得世人的諒解。然而，他的懺悔自贖，效果卻與意願相反，一方面他既為士林所詬病，同時又為清廷所厭憎，陷入到了一種兩頭不到岸的境地裡。清人張康祺的《郎潛紀聞》記載了一事：在一次宴席上，有個叫潘班的年輕人屢稱錢謙益為兒，錢認為是對己不恭，生氣地說：「老夫今年已七十多了。」潘班藉着幾分酒意，昂首回敬道：「你在前朝的年齡，應當與前朝的人比較。我是順治二年生，你是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我們之間僅差十幾個月而已，稱呼你為兒，又有什麼不對呢？」眾人聽了，雖然覺得潘班的言語有些輕佻，有失忠厚，但也沒有人表示同情。從這個例子，也多少可以看出當時的士人對錢謙益的看法和態度。

錢謙益死後一百多年，仍然遭到譏貶。乾隆三十四年(1769)，朝廷下令禁毀他的詩文集，乾隆還專門下了一個詔書，痛數錢謙益反覆失節的污點劣跡，稱他是個有才無行的小人，在明朝享有高官厚祿，一看到清朝得了天下，奠定了帝業，又率先歸順，再次身列公卿，其行為令所有人不齒。乾隆還說：「如果他能為明朝守節，寫詩罵一罵朝廷還可以理解，可是他既為本朝的大臣，卻又以其詩文來辱罵詆毀朝廷，以掩蓋他失節的種種醜態，此人真是既可鄙又可恥。」

「冬青樹老六陵秋，慟哭遺民總白頭。」錢謙益前後矛盾的行為和心理，也是明清之際的一些文人名士的人生縮影。這種掙扎在靈與肉之間的人生，或許也可以給後世之人一定的啟迪。



錢謙益。

網上圖片